

黎汝清 著

深谷英魂



深谷英魂

黎汝清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魏 杰
责任编辑：彭 迎

深 谷 英 魂

黎汝清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1.25印张 2插页 250千字
1988年8月北京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—22,000册 定价2.90元

目 录

第一章

- 一 山野小店1
- 二 不速之客6
- 三 有用和无用的消息9

第二章

- 一 神秘的夜晚.....14
- 二 等的是土匪，来的却是警察.....19
- 三 “我想入伙”.....26

第三章

- 一 相面.....33
- 二 入伙.....38
- 三 拜月.....41
- 四 饕餮之徒.....43

第四章

- 一 第一个回合.....52
- 二 第二个回合.....57
- 三 第三个回合.....65

第五章

- 一69
- 二 第五个回合.....70

三 突围路上.....	76
四 许安仁一家.....	82
第六章	
一 女票的悲哀.....	86
二 是仇敌还是朋友.....	95
三 或许既是仇敌也是朋友	103
第七章	
一 小小复仇者	110
二 骆驼的试探	113
三 深谷幽兰	117
四 殴斗与凶杀	123
五 女票的思索	128
第八章	
一 参谋长的终极目标	132
二 密谋	136
三 在深山密林里	138
四 跟女票相遇是好还是坏	141
第九章	
一 小小鸿门宴	147
二 青林山口失利的回顾	155
三 一则用意险恶的消息	158
四 他迈出拯救女票的第一步	166
第十章	
一 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	173
二 林中篝火	182
三 披露身世	187

第十一章

- 一 郎中的儿子192
- 二 走上正路197
- 三 诬陷信202

第十二章

- 一 冒名顶替208
- 二 从温馨的爱情中醒来213
- 三 把幸福抓住224

第十三章

- 一 初恋231
- 二 血染兰花237
- 三 “我就是你的吟兰!”245

第十四章

- 一 第一次公开对峙252
- 二 分裂255
- 三 做贼遇上打劫的260

第十五章

- 一 重回半山酒店266
- 二 黑马大队270
- 三 东奔西逃277
- 四 在劫难逃284

第十六章

- 一 销声匿迹之后289
- 二 雄图大略292
- 三 山猫与山虎299

第十七章

一 《中山日报》上的消息	307
二 到底谁剿谁	309
三 “强盗！强盗！强盗！”	316

第十八章

一 两个投诚者引起的风波	320
二 三家坪营地接连发生了许多严重的事情	322
三 绿林皇之死	324
四 游击师陷入绝境	327

第十九章

一 自投罗网的一群	332
二 重逢之后	338
三 往事	345
四 微霞满天	348
五 寻觅	353

第一章

一 山野小店

在这兵慌马乱的年代，谁不惧怕危机四伏的荒山之夜？

每当沉沉夜幕笼罩了苍凉的山野，在黑魑魑的丛林草莽中，传出狼嚎虎啸和猫头鹰的瘆人的哀嚎时；当那些绿林好汉、草莽英雄，在夜幕的掩护下，打着尖利的呼哨，执刀抢劫时，那些因为忙碌耽误了行程，或是因为贪赶路程而错过了宿头的行旅客商，那些势单力薄的远行游子，在这“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”的时刻，该是多么焦虑不安，该是多么惶恐惊悸啊！

如果恰在这时，山垭口上，出现了一点橙红色的灯光，这将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慰藉和温暖啊！他们的心头将涌上一阵欣喜，惶悚之情将被安全感所代替，精神将为之一振，肩头的重负顿时轻松了许多，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。就是这盏明灯，犹如至亲好友的殷切热情的眼睛，向他们预祝旅途愉快，欢迎他们的到来，那黑沉沉的山野又复充满了生机和欢欣。

当那如释重负的旅客，踏上山野小店门前的石磴时，就会看到那点火光，是从长方形的四面镶着玻璃的灯笼中放射而出的，那四面还用红漆写着四行正楷，两面写着：

“未晚先投宿”，“鸡鸣早看天”。

这是提醒商旅，免得路上遇匪，先是动之以情；另两面写的便是：

“供给酒饭”，“兼寓客商”。

继而飧之以物。

那些旅客的欣欣然的目光还没有从灯笼上收回，店主人殷勤的笑脸和欢快的“请进”声，便迎接着远方的来客。旅客一踏进灯火明亮的店堂，猛抬头，那“宾至如归”四个红字，正从金色的匾额上，向来客微笑。

这时，四面八方七十二行的行旅客商，越聚越多，在饭桌上，杯盘叮当，在栈房里，欢声笑语，陌路生客，偶然邂逅；多年旧友，千里重逢。于是山南地北，海阔天空，古今中外，种种奇谈怪论，种种荒诞不经的传说，种种秘事轶闻，汇成一片纷纭的喧嚣的声浪……正象店门上写的那幅联语：

山好好 水好好 相逢一笑无烦恼
来匆匆 去匆匆 共酌三杯各西东

短促的聚散，几声争吵，几段趣谈，也将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，那草铺的气息，那山村的犬吠，茅舍的鸡鸣，都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。

在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之中，这种小酒店是很多的。卖茶、卖酒、卖饭，兼寓客商。

长茅岭南麓的山垭口上，就有这样一片“半山酒店”。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，店老板的祖辈，在这出山进山必经的隘路口上，在姊妹般挽手并立的两棵老橡树下，开拓了一亩见方的场坪，建造了前后两进的五间石壁茅屋，在屋前还搭了一个杉皮盖顶的敞棚，每当炎夏酷暑之际，这里供应略带清苦味道的车前草茶，味美价廉，具有利尿通淋、祛痰止咳、清热解毒之药效，来往行

人，莫不在此休息片刻，满身汗水，一腔燥热，便顿然消失。

那两棵百年老橡的巨大树冠，交叠在一起，象一团墨绿色的浓云，七月的炎阳筛不下一点光斑。碧玉似的叶片，发出欢快的流水似的飒飒声。徐徐山风，从垭口前的开阔的山野里吹来，饱含着山林的清气和野花的淡香。

山垭口的右侧，是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，那里有一道小小的瀑布从崖缝间倾泻而下，在藤萝荆棘的掩映下，闪闪发光，激溅出珍珠般的水花，隐隐传来琤琤琮琤的声响，时而低吟，时而高唱，永无休止。

如果你多花几角钱，还可以供给糖果、点心、蜜饯、野味。有时候，你还能吃到鲜美的石蛙和小溪里的草鱼；如果你有闲情逸致，还可以坐在橡树下的光滑的石磴上，在刻着棋枰的圆桌面似的磐石上，面对楚河汉界杀上几盘；或是摇着芭蕉扇，品着香茗，眺望长茅岭的各具奇姿的峰峦，云雾缭绕，虚无缥缈，阵雨过后，苍苍山峰直插开阔澄碧的天空，阳光绚丽灿烂，处处都是赏心悦目的景色，这里四季八节景色各异，千变万化，永远动人。那迎风飘展的酒招子，既是美景的点缀，又是美景的灵魂。店外可以放眼骋怀，室内可以把杯豪饮，使人恍然如临仙境。

几十年来，“半山酒店”的主人以殷勤热诚、美酒佳肴、价钱公道招徕顾客，生意兴隆，声誉远播。只是近几年来，长茅岭成了红白（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革命根据地）交错的界山，这个中间地带，成了十几股土匪聚居之地。

其中有一股土匪，活动在“半山酒店”附近的深山密林中，匪首“马大帅”是个胆大、凶猛、狡诈的家伙。其实，马大帅并不姓马，因为大别山里的土匪，统称“小马子”，是绿林响马演化而来的卑称，他自封为“马大帅”，乃是对这种卑称的回击和抗争。

据说，他生性残忍，曾撕过几个拖期未交赎款的肉票，拦路打劫商旅，进村放火抢掠，频频作案，这几年来，竟然蔑视安吉镇警察分局和保安团的力量，劫了几家商行。甚至还在潜（山）太（湖）黄（梅）公路上，伏击过军用卡车。

安吉镇警察分局、保安团，曾会同当地驻军独立旅数次进山清剿，给“马大帅”以重创，但是，时过不久，他又东山再起，死灰复燃，就象蛮荒之地锄不尽的野草，

在这名闻遐尔的半山客店，也曾发生过几次抢劫客商的案件，生意便突然清淡下来。又加安吉镇保安团为了防止红军游击队的渗透，也时常来客店搜查，把旅客当土匪，进行敲诈勒索，结果搞得路断人稀。

客店主人的女儿，一个招人喜爱的姑娘已经出嫁，两个男伙计也各自另谋生路，店主人为了不使祖业败在自己手中，招收了一个聋哑人来作伙计，勉强支撑这难以支撑的局面。

“唉！真是多事之秋啊！”

店主人哀叹着，天天守株待兔似地等待投宿的客商，已经两天无客宿店了，店老板仍象往常一样，伫立在店外的场坪上，悠闲地欣赏着山林初秋景色，嘴里哼唱着悦耳的京腔《秦琼卖马》。

店主东牵过了黄骠马，
不由得，秦叔宝两泪如麻；
提起了此马来头大，
兵部堂王大人相赠与咱。
遭不幸，困至在天堂下，
欠你的店房钱，无奈何只得来卖它。……

店主人突然打住了自己为之感动的唱腔，眼睛一亮，从狭窄

崎岖的山路上，有一个人，从容不迫地向小店走来。

此时，正是“夕阳无限好”的时刻，几抹微霞染红了西天，店主人知道黄昏是短暂的，随着艳丽的晚霞的消失，接踵而至的便是灰濛濛的暮霭，继而便是阴森森的黑夜，那孤身旅人除了投店之外，更向何方？

店主人带着祖传的殷切的笑脸，恭候着来客，那旅人越来越近了。自以为“路旁老树阅人多”的店主人，用识人的慧眼打量着来客。他非常自信，以他的精细，以他的阅历，以他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下所养成的观察力，他能根据客商的穿着、举动、言谈、相貌以及携带物品，准确地说出他们的身份，猜出他的心情，察颜观色，屡试不爽。

这个客人，头戴着一顶淡褐色的礼帽，身穿略嫌短小的蓝色的哔叽衣裤，他那胖瘦适中的脸，久经阳光曝晒，变成了古铜色，他走走停停，好象在欣赏周围黄昏时分的迷人的秋色。

店主人的观察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——他无法确定来客的身份：

看他的穿着，好象是有钱的富商巨贾，但是，他手中却拎着一只精致的栗壳色的牛皮箱，虽不沉重，却是孤身一人，既没有送脚的挑夫，也没有保镖的扈从，在盗匪横行的山野里，这是危险的；从他登山的步态来看，他是军人，这就更加引起店主人的好奇心，客人已经来到他的眼前。

店主人脸堆习惯性的微笑，几步迎了上去，顺手接过小皮箱，掂量着他的分量：

“先生，远道而来，……请进，请进，……”

老板把腰微躬，伸出一只手，用邀请入席的那种姿势，引导来客进店。他那红扑扑胖乎乎的脸上显出甜蜜与真诚，使来客

感到一阵扑面的春风。

二 不速之客

客人盥洗之后，在店堂里落座，要了一壶烧酒，两碟冷菜，自酌自饮，等候饭菜。店主人提醒来客，说今天是中秋佳节，要不要新上市的五仁月饼。

客人要了一对。店主人把它切成八块，端了上来，并问客人，把他的皮箱放在何处。客人吩咐放在他住的房间里，好象对此，并不特别关心，主人立即想到皮箱里绝无钱财。……当店主人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餐桌时，他猛然一惊，好象桌上盘着一条毒蛇，那是一支崭新的手枪！

客人在酒足饭饱之后，向老板要了一杯清茶，请老板在他对面坐下，亲切地交谈起来，好象把他那精致的皮箱、崭新的手枪，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这是一个温馨而又美好的夜晚，山林静谧，刚刚升起的圆月还染着橙红的色彩，向半山客店投来清冷的微光，越来越清晰的瀑布的哗哗声，象是沉睡中的山野的呼吸，一片和平景象笼罩着大地。

客人几次询问有关马大帅的传说，是否真有其事。但是，店老板在没有弄清他的身份之前，不敢满足他的好奇心。说得含糊其词，似有似无，但他谈了许多在过路客商中听到的许多秘闻奇事，而后又谈起他的“半山客店”的历史。

这里曾是贩卖烟土和私盐的要道，所以半山客店几十年来生意兴隆，经久不衰。

民国成立之初，北洋军阀曾经有过禁种、禁吸鸦片的命令，并且订有犯者科以死刑的法律，却没有真正施行，不但无禁，反而激增，鸦片烟土的收入，反而成了他们连年混战的军费的来源。

蒋介石建立统治以后，也曾挂起了禁烟拒毒的招牌，但是，在各个城镇，烟馆林立，他们便明目张胆地征收烟税，放任老百姓栽种罂粟，

蒋介石鄂、豫、皖“剿匪”总司令部的武昌行营，直接控制了汉口禁烟督察处，兼办河南、河北、安徽、湖北、江苏等十省的“禁烟”事宜，实际上，是以鸦片税收，当作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，据说每年可收入三千万元。自从军队开始押送，保镖局就渐渐消亡了。

长茅岭一带，山林茂密，山路崎岖，土匪如毛，烟土又是特贵货物，既关系到特商的血本，又关系到军队的薪饷和军阀们的收入，一般都派部队押送，店主人带着十分惋惜的心情，回想那时贩卖烟土的奇特景象，怀念半山客店的鼎盛时期。

那时候，一个连的士兵在前面开路，一个连殿后，如果烟挑子多，就再增加一个连，夹在中间，一路同走同歇同宿。每逢关隘险要之处，军队事先布好岗哨，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。他们诡称此地有匪警，正在围剿，劝各种行人到指定地点躲避，等几百担烟土挑子过去之后，便伪称土匪已远遁深山，放他们继续行路。

货物集中汉口启运，由楚英号、楚雄号两艘兵舰运送，沿途在九江、安庆、芜湖、南京、镇江分批下货，终点到达上海。

店主人奇怪地发现，这位不明身份的客人，对贩卖烟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，问及当时烟土的质量、价钱以及出名的烟商。

店主人告诉他：以云南烟土最好，按特商公会市价，三元六

角一两；四川烟土次之，约两元六角一两；本地烟土最差，一元九角一两。汉口、安庆、芜湖都有鸦片巨商，仅安庆就有公记、和记、钧记、宏记、成记、臣记六大烟行。安吉镇有钱记、仁记、炳记三家。

店主人在夸夸其谈的时候，并没有忘记分寸，更没有忘记对客人的观察，但他仍然不能确定这位神秘的客人的身份。这位客人，初看时，觉得他在三十岁左右，现在仔细看来，最多不过二十六七岁，鼻梁高挺，下巴棱角分明，在两道黑长的浓眉下，是一双虽然不大，却十分机警的眼睛，他气度轩昂，却无傲慢之态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，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子汉，是敢于面对死亡铤而走险的那种人，任何困难也不会把他压倒，大祸临头，也不会使他失去镇定，这种品格，在兵慌马乱的年代，不管对人对己，都是非常危险的。

店主人很策略地探询客人是明天启程还是逗留数日。

“在这里，我有一笔生意要做，顺利时，住两三天，也许住四五天，这要看事情的进展……”

店主人表示热诚地欢迎，希望客人多住些日子，并预祝他万事顺心，店主人在说这些话时，表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言不由衷而又带几分怜悯的神态。

正面墙壁上年岁已高的挂钟，象个精疲力衰的老人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踢踏踢踏地走着，用沙哑的患了哮喘病似的嗓音，“当当当当”地告诉客人，已是九点钟。

主人奉劝客人早些上床休息，并亲自秉灯在手，引领客人，从厨房间穿过去，进入后面的栈房。多嘴快舌的主人，就在安排客人入寝的时候，三言两语介绍了他那又聋又哑气力非凡的伙计，说是店里店外勤杂劳动，全由他来承担，他就象一部干活

的机器，从早到晚不停地运转，除了劳动、吃穿之外，别无需求。

客人很有兴趣地听着，绝不表示厌烦，他把手枪随意地丢在床头柜上，问主人有没有近些日子的报纸。

店主人抱歉地说，店里未订报纸，但他并没有让客人失望，他把几天前一位客商包东西用的两张旧报送给了他。

客人捻亮了床头的泡子灯，在店主人告辞之后，他便斜依在床上，专心致志地读起报来。

三 有用和无用的消息

这间客房，有两张木床，被褥还算清洁，每个床头上有一个未经髹漆的桌头柜，上面有一盏点煤油的泡子灯，在房间的靠山墙的地方，有一个制作粗朴的立橱，供客人放衣物之用，橱的旁边拉着一条青色的布帘，那后面是一个带盖的红漆马桶，供客人夜间小解。

有一个又高又小的后窗，站在床上，可以望见房后的山野。房顶有一方玻璃天窗，提供室内的光亮。

这是两张武汉出的《中山日报》。客人先将全版浏览了一下，而后，目光专注地细读着一则消息：

◀ 美山军讯 ▶

本月初三，第十一路军之××师××团抵此，对于剿共清匪维持治安异常得力，阖邑民众有口皆碑。詎于昨日，又奉命他调，城厢内外，共军蠢蠢欲动，人心惶惶，一夕数惊。现，李县长已电请剿总司令部派兵镇

慑，闻徐源泉司令已允，不日即派兵来英，以安民心云。

客人又把目光移下去，更加专注地看着另一则消息：

◀安吉镇公安▶

此间警务，向来腐败不堪，自分局赵副局长益谦莅任后，热心整饬，不遗余力。举凡商店、作坊、客栈、医院、居民，逐一编列门牌号数、人丁姓名、年龄、性别，尽皆详为登记，以便清查；尤可嘉者，每凡公务，必身先士卒，克勤克苦，不辞艰险，率同巡官警士，昼夜逡巡，无时休息，极为尽职，更其智勇兼备，数创“马大帅”股匪，斩获颇巨，该股匪亦敛形匿迹，不敢肆狂，故该镇商民，无不称颂，赵益谦亦晋升为分局局长云。

客人盯视着这则消息，沉思良久，显然，他的思绪已经离开报纸而飞向不可知的远方。

这时传来了几下敲门声，他习惯地把手伸向手枪，但他立即克制住了，他记得很清楚，并没有插门，便喊了一声“请进！”

店主人挂着抱歉的笑容，向客人解释，说客房的门，里面没有插关，那是因为深更半夜有来客住店，免得把房客叫醒起来开门；为了安全，他从门外落锁，夜间如需小解，他指了指布幔后的马桶。而后，又给泡子灯加了煤油。

店主人在给油灯添油时，用寻根究底的目光，端详着那支仍然丢在床头柜上的手枪，他一直怀疑这把枪是假的，是虚张声势借以唬人的赝品。不然，他怎么不压在枕下或藏在腰间……

这位旅客显然感到店主人第二次进来，未免多余，很可能带